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6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6 幸存者调查口述 (中)

张连红 戴袁支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⑥ 幸存者调查口述(中)

张连红 戴袁支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何秉孟

委 员：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 行 编 委：王 正 杨 群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张海鹏

委 员：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鹍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调查	1
--------------------------	---

(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调查	1
-------------------------------	---

(二)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 普查办公室调查	76
---	----

(三)江浦县党史办调查	198
-------------------	-----

(四)徐志耕调查	231
----------------	-----

二、南京大学调查	263
----------------	-----

(一)城区调查	263
---------------	-----

(二)浦口调查	271
---------------	-----

(三)六合调查	365
---------------	-----

中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463
(一) 城区调查	463
(二) 栖霞调查	525
(三) 尧化门调查	546
(四) 八卦洲调查	582
(五) 迈皋桥调查	653
(六) 汤山调查	687
四、南京理工大学调查	702
(一) 栖霞调查	702
(二) 汤山调查	738
(三) 麒麟、龙潭、仙鹤门调查	756
五、河海大学调查	770
(一) 板桥调查	770
(二) 西善桥调查	793
(三) 铁心桥调查	821
(四) 江心洲调查	853
六、南京农业大学调查	861
(一) 湖山村调查	861
(二) 仙鹤门调查	881

(三) 孟塘调查	887
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查	908
(一) 淳化调查	908
(二) 秣陵调查	937
(三) 湖熟、上坊、上峰等地调查	950

下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957
(一) 汤山镇调查	957
(二) 上峰镇调查	1216
(三) 麒麟镇调查	1264
(四) 上坊镇调查	1309
(五) 句容及其他地区调查	1315
九、新闻报刊的访问报道	1337
(一) 新闻媒体	1337
(二) 政协文史期刊	1417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一)城 区 调 查

1. 夏瑞荣口述

夏瑞荣,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建宁路安乐村208幢

调查时间:1999年8月25日、9月23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进南京时,我家住在总统府附近的东箭道,除我之外,家中还有爷爷、父母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共六个人。那一年,我已满15岁。

在日本人进城的第一天,我爷爷想出去,看到日本兵后又回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被三个日本兵开枪击中,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嘴里还在喊我父亲的名字,日本兵见我爷爷没有死,又用刺刀将他刺死。当时我们全家在门缝里看到这一切,由于恐惧,没有人敢出来救爷爷。爷爷的尸体一直躺在门口有十多天,听说后来是由红十字会帮助收尸的。当时收埋尸体的工作是由红十字会负责的,有的人衣服袖上有袖套,到处都能看到他们。

爷爷死了之后,我们一直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灶烧饭吃,担心烟囱冒

烟会引来日本兵。在日军进城后的第三天,在几名日本兵的陪同下,翻译挨家叫喊让我们去难民区。我和父母及一个哥哥和妹妹共五人前往五台山难民区,在去上海路五台山的路上,看到有一个妇女的尸体,没有穿衣服,肚子很大,人很胖,肠子都出来了。还有一具年纪约20多岁的裸体仰卧女性尸体。在珠江路沿线看到许多被烧的尸体,散布各地,十分恐怖。

当时五台山难民区的人很多,连走廊里都是人,日本人在小学难民区,将20~30岁的年轻男人召集起来进行检查,凡有帽痕、手茧者都作为中央兵的可疑人员,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抓走,每次大约有2~3辆卡车,每辆卡车上有两三个日本兵押车,凡被拖走者一个也没有回来,听说他们都被拖出去枪毙了,后来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来了,这样的事就好多了。

五台山难民所住的人很多,难民所里有上下两层的房子,至少有十多个教室,当时难民都到附近的永庆寺去吃粥,一天只有一次,一人一碗,免费吃。

在难民区看到日本兵用车子将年轻的妇女拖走,日本兵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车子有卡车,也有时是吉普车,日本兵有时来两三个人,有时来一个人,卡车来时停在草场,士兵直接进去,到房间里找年轻姑娘,有时拉两三个,主要年轻的,他们来时没有时间限制,连续来了几天。后来外国人知道了,提出抗议,日本兵拉妇女的事也就少了。这些妇女被拉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这些被拉走的妇女中有回来的,也有不回来的,回来的人大都是自己跑回来的。

1938年春,我被日本军抓住去帮他们干苦力,地点在太平南路,当时,太平南路住了很多日本部队,我在他们那儿诸如烧饭、烧水、扫地和陪日本兵上街去买菜等什么杂活都干。在一两个月后,日本兵还有强奸的事发生。一天,一日本炊事兵让我跟他一块到科巷日本兵供应站去领菜。在去领菜的路上,走到科巷附近,看到一位40余岁的妇女站在门口伸头看什么,于是他便走过去拉这位妇女,这时这位妇女家中出来一男人和一个小孩,上来阻止,这个日本炊事兵乃将该男人和小孩赶到房屋里,便从地上找到一根诸如铁丝一类的东西,将门扣上,接着便恶狠狠地

要求这位妇女跟他走。这个日本兵身上没有带枪,但有一把刀,这位妇女被迫跟他到前面不远的一间空房子中。十几分钟后,这位日本兵便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向外边走,当时该门也未关,我就站在离门大约不到10米的地方等他。

大行宫小学旁边的一幢三四层的楼房,我曾在里面帮助日本兵厨房中干活,有一天,有一个20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女人被带了进来,当时一楼底下有一间房子,有12个日本兵将其衣服脱光,进行调戏和轮奸,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在日本兵玩够后,这个女人穿上衣服来用水,我对她说:“你还不快走?”后来这位妇女赶快逃走。

在国府路上,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喝醉酒的鬼子,将一个30多岁的妇女拉进国府路车站的空宿舍中进行强奸。

在黄家塘麻油店门口,一位20岁左右的女人在路上走,迎面正好碰上三四个日本兵,这位女女人长得很白,这几个日本兵一下子将其拦住,试图强奸,这时这位女子将裤子拉下,告诉日本鬼子,下身坏了坏了的,当时我站在斜对面,我也能看得很清楚,其下身有好多红色的东西(可能这位妇女来了月经),日本兵最后将其放走。

安民后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日本兵可能是喝醉了酒,进到我们院子里找花姑娘,我们邻居家有一个未婚20多岁的姑娘正好在家,于是这名日本兵便将这位姑娘拖出来。女孩子睡在地上不肯跟他走,他将她拖到门口对面一个房子里,强奸了这位姑娘,后来日本兵从前门走了,这位姑娘从后门跑了出来,头发很乱,衣服不整齐,流着泪。她住在我家隔壁,同我家还有远房亲戚关系,第二天也不好意思出门,从此消沉下去。

南京小营附近有一个医院,在1938年下半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很多普通中国人坐闷车被送进去,当时有一些穿白大褂子的日本人进进出出,身上还背着一个圆筒,里面有一个大烟囱,经常冒烟,有日本人告诉他,烟囱是用来烧人的,当时我也会讲几句日本话。

战争结束后,我曾经去励志社控诉日本战犯。

现在我经常做噩梦,梦见从前残酷的情景。

2. 屈慎行口述

屈慎行,女,1924年生,夏瑞荣之妻

调查地点：下关区建宁路安乐村 208 幢

调查时间：1999 年 8 月 25 日、9 月 23 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住在金陵女子大学附近的东瓜市，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是一个由美国人华小姐负责管理的一个难民所。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进城之前，我妈妈、婶婶、姐姐和舅舅家的女性计有十多人都住在金女大。12 月 13 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在难民所旁边的随家仓，我第一次看到骑着马的三个日本兵。当天晚上，我父亲送我的姨父到上海路 11 号去睡觉，在上海路口看到日本兵在用机关枪杀人，他们立即回头。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城内四周到处都是大火，许多人开始到金女大来避难。

14 日晚上，日本兵开始到学校找女人，当时学校围墙是篱笆做的，日本兵可以随意进来。开始睡在房间的人还算安全，许多睡在房屋门口、走廊的年轻妇女容易被日本兵拖走。她们被拖走时，都大声哭喊：“救命！救命！”当时我的母亲则吓得用床单裹住自己。有许多妇女晚上一直都不敢睡觉。

15 日，日本兵来学校，华小姐在门口堵截他们，当时学校里什么地方有人喊，她就要赶到什么地方去救人。过了几天后，华小姐请了一个日本宪兵坐在门口，以防止日本兵进来强奸妇女。

日本兵进城后的三四天，曾到女子大学进行大检查，当时有几十个兵来参加，大约查了二三个小时。后来，维持会的汉奸（其中有一个姓王的人，曾留学日本）带着 20 多人来金女大，寻找从前曾做过妓女和招待的妇女，去为日本人服务，很多人不愿意去，她们都是硬被拉着走的，有的人还在哭喊救命！当时是大白天，我在校门口亲自看见的。

安民以后，一个日本兵曾到东瓜市我家中，将住在我家的房客一个刚结婚的妇女强奸，她的丈夫被丈母娘抱住，未让其去打这个日本兵。这是我父亲看到后为告诉我们的。

3. 王秀芝口述

王秀芝，女，1916 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姜家圩 82-1 号

调查时间：1999 年 9 月 30 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那时姜家圩还是乡村，到处都是菜地。日本兵打进南京城时，我当时 20 多岁，带着三个孩子到江北卸甲甸跑反，丈夫和公公婆婆仍住在姜家圩，由于我在江北生活没有着落，一两个月后我又带着孩子回到姜家圩。但回来后，我好长时间没有过上安定日子，整天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三五成群几乎每天都要来姜家圩，不是要猪要鸡，就是要花姑娘。在我家邻居中有两位妇女遭到日军的奸污，一位是我家前面隔三四家的高老太，一位是我家东面朱家的媳妇，小名叫三丫头。

一天，有两个日本鬼子下来找花姑娘，高老太因为觉得自己是 60 多岁的老太了，因此就在家没有到外面去躲藏，由于两个鬼子未能找到花姑娘，他们看到高老太后，就强迫高老太到前面晏公庙去，高老太对他们说，她已老了，但两个鬼子却说这没有关系，硬是将高老太轮奸了，高老太那天是哭着从庙里出来的，一年后，高老太就生病死了。

日本鬼子来时，三丫头 20 多岁，三丫头由于有时精神不是很正常，因此我们都喊她三呆子。那天有三四个鬼子又来我们这里找花姑娘，鬼子找到晏公庙时，晏公庙中的小和尚（该庙中还有一个老和尚）告诉日本鬼子说庙中的阁楼里有花姑娘，因此鬼子上了阁楼后，找到了三丫头，于是将三丫头从阁楼里拉下来，并将三丫头轮奸了。经三四个鬼子轮奸后，三丫头痛得大哭。现在三丫头早已去世了。

我本人也有两次差点被鬼子糟蹋。一次是我刚从江北回来，有一天我在家中被两个鬼子碰上，鬼子用刺刀对着我的胸口，问我有没有花姑娘，我的大儿子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大哭，后来鬼子没有对我怎么样。还有一次，那时已基本安民了，我和我家附近一位姓王的妇女（她比我大一岁）差点被一个骑马的鬼子追上糟蹋。安民以后，一些街上已基本安定正常，鬼子白天也不敢到街上公开找花姑娘了，但我们姜家圩这里还不时有鬼子来这里骚扰，特别是一个骑马的鬼子，大约有 30 多岁，高个子，身上佩着一把刀，腰里插着一把手枪，这个鬼子十分讨厌，几乎天天

要骑马到我们这里来找花姑娘。在安民之后，他还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找花姑娘，时间长达几个月，我们这里的人一见到他来就吓得到处跑。有一次，他骑着马从二板桥那边过来，我和姓王妇女一起跑躲，但被这个鬼子看见了，于是他骑着马追了过来，我们俩没命地向河边跑，后来我们跑到河边一个酱园里，附近的工人叫我们赶快躲到后面一排房子的草堆里，当时有很多有草的房子，我们躲着最边一个房子里，用草将全身盖住。当那个骑马的鬼子赶到这里时，他让酱园的工人将所有的门打开，并用佩刀在草堆里乱戳，我们很幸运，其他房间的草堆里他都用刀刺过，唯独我们躲的那个房间他没有用刀刺，否则我们俩都会没命。

鬼子除了强奸中国妇女之外，还对中国妇女肆意污辱，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当时，我们附近的挹江门有鬼子岗哨，有妇女从乡下进城时，鬼子往往叫她们将下身衣服全部脱掉，有时用两根油条让妇女夹在屁股中间走路，鬼子则站在那里拍手大笑，有时则用两三个鸡蛋塞进妇女的下身，然后让妇女跑，不跑则进行毒打。

另外，在姜家圩，我认识的人中有三个男人是被鬼子打死的，我大姐夫胡成扁（当时 30 多岁）和老表陈思德都是被强迫帮日本鬼子杀猪，在将猪肉送到鬼子驻扎地之后被鬼子开枪打死的。陈思德的兄弟陈思星则是平白无故被鬼子拉到附近池塘边一棵树下用枪打死的，子弹是从耳边穿过的。

4. 王秀英口述

王秀英，女，1929 年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姜家营 207-4 号

调查时间：1999 年 9 月 30 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原来住在江东门一带，在日本人打进南京后，我家亲人中有我奶奶、两个哥哥、才 11 个月的弟弟、一位表哥、一位伯伯等七人为日本鬼子杀害，当时我虽然才 9 岁，但那一幕幕悲惨的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脑中。日本鬼子除了随意杀人外，还随意强奸妇女，由于我当时年

龄小,也不知道害怕,能随便四处走动,我曾亲眼看到他们到处强奸中国妇女。

当时有一户人家从夫子庙跑反跑到江东门,这家有二个女儿,大的20余岁,已婚,小的才14岁,她们来到我们这里后,这两个女儿都喊我妈为干妈。那位大女儿当时大腿上生了疮,不能走路,每天都是她的妹妹给她送饭,她一个人躺在一个小防空洞,曾有几批鬼子来时,都发现了这位姐姐,但都嫌她大腿臭,对她没有怎么样,但后来有一个年轻的鬼子,似乎是一个“太君”(意思上指这个鬼子是一位当官的),他发现这位大女儿后,并不嫌她脏,除要跟她睡觉,他还几乎每天上午11点都要来防空洞,用水帮助清洗疮口,过了几天后还经常带药给她换,过了大约半个月之后,这位大女儿的腿基本上也要好了。有一天,这个鬼子要她跟他走,这位大女儿对他说,等到第二天再说,但第二天,她偷偷地躲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鬼子第二天来防空洞后发现里面没有人,于是就躲在里面等,后来这位大女儿的妹妹像往常一样来给她的姐姐送饭,被这位鬼子一把抓住,并将其奸污,这位14岁的女孩当时哭的声音很高,但没有人敢去救她。她们一家住在江东门很长时间,后来跟国民政府撤到台湾去了。

在我家前面隔三家的一位姓李的媳妇,当时20多岁,有一天被两个鬼子抓到后,一前一后将其拉进她家中,被两个鬼子轮奸了,后来这位李媳妇由于感到无脸见人,自杀了。还有一天,在我家附近,有好几个跑反走到这里的妇女被三四个鬼子正好撞上,由于这几个妇女为了躲避鬼子,脸上都抹了许多锅灰,因此鬼子就强迫她们到河边去用水洗,并还要求她们要将裤子将下身也要洗,洗好后,将她们带进一间空房子里奸污,后来鬼子带着笑声从房间里走出,过了一会儿后,这几个妇女也将衣服穿好后匆匆离开。

5. 孟秀英口述^①

孟秀英,女,1923年生

^① 采访结束时,孟秀英老人再三询问笔者,她担心自己现在讲日本人以前在中国的罪行,日本人会派人来害她,她说她这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活了过来。

调查地点：下关区热河南路六段2单元

调查时间：1999年9月20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日本人打到南京时，我家一直住在二板桥的东河边，当时有钱人家都离开南京避难去了，我家附近一带只剩下十余人家没有走，我家很穷，全家一共有五人，即父母和我，再加上两个弟弟。日本兵打进下关后，到处要找花姑娘，我那时虽已14岁，但长得矮小，而且脸上一直涂着锅灰，一直涂了45天，45天里都没洗过脸，大年初一也不敢洗脸。

日本军进城后有一天，有三个鬼子来找花姑娘，我家邻居夏金龙的妻子，小名叫刘丫头，当时约有30余岁，她躲藏在地洞里（在家里挖一个洞，上面盖上一块木板，木板上面再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以为日本鬼子已走，就出来解小便，但却被三个鬼子发现，于是她被拖到附近陈家的豆腐店里，被三个鬼子强奸了。后来，一有鬼子进村，她就躲到我家床下的地洞里。过了几天，又有日本鬼子来向夏金龙要花姑娘，夏说没有后，日本兵就用斧头砍伤了他的头部，后来是我用我父亲的旱烟和布条帮他包扎的伤口，才把他救活。

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活埋人，活埋的地点就在现在的二板桥南头三防公司新盖大楼的附近。他们先用枪托打人，然后用板车拖去活埋，一板车有好几个人。

我家的三间房、两间厨房以及邻居家共有20多间房子被日本人烧毁了。

6. 王兴兰口述

王兴兰，女，1921年8月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石梁柱大街87号

调查时间：1999年9月18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我家人为了让我安全，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不出事，就在1937年十月

十一日仓促让我嫁人了。

1938年阴历四月,田里的水稻刚收割完不久,日本鬼子打到我们这里,我们高家庄有两位妇女和小陈庄一位14岁的姑娘被日本鬼子强奸了。

被日本鬼子强奸妇女中有一位是我的小姑子,名字叫高赵氏,当时她已嫁给高家庄的一位姓高的男人,她的老公公名叫高华邦。那天,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我和我的老婆婆带着两个小姑姑向小王庄跑反,那里有青稞和柳条可以躲藏,但我们和嫁给高家的小姑子一家等很多跑反的人,还是在小王庄附近的一块坟地里被日本兵抓住,当时我们这些年纪轻的妇女身上都穿着破衣裳,脸上都抹了许多锅底黑灰,尽量打扮得很丑。当日本鬼子抓住我们后,我们年轻的妇女都吓得低下头不敢看,他们就将我们的头发向后一拉,看看我们的脸蛋,看到我们脸上个个都很脏很丑,就将我们放开。但我那位嫁给高家的小姑子,她长得很漂亮,个子又高,那天脸上也没有抹灰,因此,当日本鬼子在坟地里发现她后,立即将她围起来,用枪逼令她脱衣服,她不肯脱,最后她的老婆婆为了不让日本人杀她,就帮她把衣服脱掉了。日本鬼子让她脱光衣服后,先是强迫她光着屁股绕着坟地跑圈子,并且还让她的老公公、小叔子、老婆婆等十几人一起跟着跑,而日本鬼子在旁边一边鼓掌,一边大笑(以前有人来采访时,我没有向她们介绍日本鬼子让她脱光衣服跑的事件,因为我觉得对采访的人说不出口)。他们跑了一阵后,有几个鬼子便将高赵氏轮奸了。当时我们有很多人被迫就站在不远地方,对这一情景看得十分清楚。事后,我那位小姑子回家后总是一直哭个不停,也不肯吃饭。我们很多人都曾劝说过她,但她总认为她无脸见人,不到半年,她就死掉了。

另一位妇女是我们高家庄高华中的老婆,也被一个日本鬼子强奸后,不到半年也是感到无脸见人,心情忧郁而死。那一天,日本鬼子进村了,她的老婆婆让她躲藏在一口大铁锅下面,不幸被日本鬼子发现,她被日本鬼子拉进屋里遭到强奸。日本鬼子走了以后,全村的人都知道她被日本鬼子糟蹋过,她在家也是见人就哭,我曾到她家里去劝说她让她不要难过,但也是不到半年,因长期生气,最后得了一种病死掉了。

在我们高家庄附近的小陈庄，还有一位姓陈的小姑娘，才14岁，个子长得很高。有一次日本鬼子进村扫荡，将其轮奸，最后还用刺刀将她刺死，伤口是在女孩的胸口，女孩的尸体放在家中的时候，我曾到她家中看过。

7. 方松涛口述

方松涛，男，1927年阴历十二月生

调查地点：方家营628-1号

调查时间：1999年9月26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父母和我一共三口人都到上海路难民营里去避难，第二年安民后，我们租了长江路226号的房子，在那里共住了十年。在长江路226号我家不远的地方叫香铺营，在那里有一个日军慰安所，名字叫满月园^①慰安所，门口有招牌，这个慰安所的房子是平房，规模比一个小学校小一些，外面有围墙，里面有院子，大约有十几间房子，里面有中国妇女也有日本婆子，人数大约有十多人，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她们平常很少出来散步。来这里的嫖客都是日本军人，有太君、大尉、中尉等不同级别，里面的慰安妇可能也是分等级的，这个慰安所白天、晚上都对外开放，晚上来这里的人似乎多一些，而且这个慰安所可能是对军官开放的，很少会看到日本军人有排队的现象。这些日本军人来这里时，是不让带武器的，佩刀也不让带，也不允许在里面喝酒，喝醉酒的虽然让他进去，但会有人去制止他。管理这个慰安所的人是一对日本夫妇，我当时才十几岁，经常到这个慰安所门口来玩，跟那个日本婆子也很熟，不过她没有让我进去过。在这个慰安所周围的阴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避孕套，我那时还不懂，常常将一些避孕套捡起来，洗一洗后就放在嘴上，吹成气球来玩。慰安所门口十分热闹，在长江路附近有一个

^① 根据1938年出版的《南京指南》记载，在长江路相府营有一个日军慰安所，名字叫满月慰安所。方老记忆中的满月园慰安所应为满月慰安所之误，香铺营即为相府营之误。

日军宪兵队,因此,这一带的日本军人也较多。日本军人喝醉酒后,经常听到他们在这里唱歌,门口也有很多拉黄包车子的人在这里等生意,有时,会听到里面的日本婆子拉着长音喊“洋——轿——”,于是就会看到里面出来一个日本军人,一辆黄包车子就会迎上去。有时也有一些慰安妇出来乘坐黄包车子。

在长江路邓府巷里,“蓬莱汤”澡堂位于离长江路口不远的地方。这个澡堂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到处跑着玩。来这个澡堂洗澡的大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中有军人,也有商人,印象中偶尔也有中国人。有一次我看到澡堂里有十几个人在里面洗澡,有男有女。

8. 刘聚才口述

刘聚才,男,1921年12月生

调查地点:下关区石梁柱大街85号

调查时间:1999年9月18日、2000年3月26日

调查人:张连红、许书宏

日军攻进南京之前我住在宝善街一带,我当时17岁,有父母、弟兄两个,我家那时开一家豆腐店。在日军进城之前我们全家跑反到仪征避难。在我们回到仪征后半个月,我家住长江边上,对面的江阴有八艘兵舰靠岸向小城镇轰炮。

当时中国军人和难民将江边附近的木器拆下放在江里逃命,我看到死尸像鸭子一样浮在江面上,这些尸体搁浅在江边上,味道极为难闻,在江边死的人大多为军人,当时狗吃死人的事非常多,后来我们农村人在江边挖了大坑将这些尸体掩埋。极少数没有死的,老百姓帮忙在江边搭小房子让他们养伤。

当时江边如有日本人的汽油船,一旦没有声音,岸上的年轻男子和姑娘就会没命地逃避,日本人一上岸就是强奸,抢东西,这种情况从1937年底持续到第二年春。

1938年5月份,听说南京安民了,我们乘大木船回到南京,一路上味